

失眠的日子 ？子夫

瀛苑副刊

雨斷斷續續的下了好幾天，像是一直在重複出現的某種訊息，這麼輕的，如同枯葉飄落在湖面上漾開的兩三圈漣漪，小到只有依附在枯葉上的紅螞蟻才會注意到。

我躺在床上翻來翻去，腦袋一片渾沌，卻又似乎有什麼想法沉在滾燙的腦漿裡，也許等它被煮熟了，便會浮上來。

室友依然努力不懈地傳來沉穩的打呼聲；學妹繼續傳來鏘鏘作響的鍵盤聲……哦，失眠之夜，真難熬！

「愛像一隻貓行走在屋頂我步履放輕以為這樣就不會吵到沉睡的心靈但是意外悄悄來臨待發覺傷害血已經溢滿我的心」葉姿麟的書，《愛，像一隻貓行走在屋頂》，這麼說。那是一本我看了後哭過好幾遍的書；平凡的理性生活裡，感性已經溢滿了全世界。

想了想，覺得自己平時對貓超級厭惡，但是在情感經營上，自己的確是一隻貓；我在他面前故作高傲，臉上總是擺出嘲諷的表情，但在一個不經意的回首，發現自己一直在追尋他的步調跟著它的步調走，而原本的，我的步調，消失了。

在電話彼端的呼吸聲是如此清晰，彷彿此刻我和小堯的心緊緊繫在一起。可是在現實世界裡，我們就好像是兩個星球，各自依循著自己的軌道走，時而貼近，時而遠離，就算是相對互望了，也只是互望而已。

「這幾天好嗎？」他問。

「好。」我說。還能說什麼？我可以告訴他說我每天躺在床上十幾個小時，可是睡眠只有三、四個小時，這完全和這幾天的天氣有關，然後讓他笑我是一個永遠長不大的小孩子嗎？小堯，一個生活在商場上征伐的人；而我，還只是在校園裡混的小小毛頭。我們相差了9歲的時間落差會有多麼大？而我們的環境落差又會有多麼大？

小堯他永遠不懂，「天氣」在很多時候具有更深層的意義，以及帶有人性化的表徵。

記得前天室友說：「這幾場雨下得真好。」

我悶悶地回應她：「雲兒使勁力氣地哭泣，好像閒愁太多太滿了，所以悲慟一直停不了。怎麼會好？」

「是你太敏感。依我的看法，我寧願下幾天的雨，讓雨水把悶氣全部帶走，這樣空氣才會清爽呢。」室友這麼說。

是嗎？小堯也是這麼想的嗎？他這麼看待這幾天的雨，是不是也如此輕率地看待我們之間的感情呢？「你今天怎麼會想到要打電話給我，你不是說你最近『超級霹靂無敵忙』？」我問。他說：「只是一時興起罷了，沒什麼。」苦苦的液體滑入食道，它在胃裡被滲透被分解，最後在廁所被解放出來，沖水器一拉，唰地幾聲被沖走，消失。沒有人為它哀悼，而我也只是愣愣地看著它，然後又有苦苦的液體滑入我的食道。所謂的「愛」一旦被拆解下來，也只不過是幾條無意義的線條——令人不屑一顧。

2010/09/27

